

懷念亦師亦友的黃崑巖教授

◎文 / 賴其萬



自從 2009 年我們搬到紅樹林以來，我與內人經常沿著步道走到淡水，而路上總會經過一檔很大的鳳凰木，我們經常在這樹陰下休息喝水，並看看綠葉、紅花、豆莢長出來多少。因為成大校園有許多鳳凰木，而我在 2001 年從花蓮搬回台北之後，應當時的成大醫院神經科林志勝主任的邀請，開始了每個月到成大醫院對醫學生做神經內科床邊教學十多年，所以在這鳳凰木下常會想起成大的故人，尤其是亦師亦友的黃崑巖教授。

去年八月二十七日我突然在這裡看到一個難忘的景象，就馬上拿出手機拍了一張照，並對內人說了一聲，「我看到了 KY！」。想不到內人抬頭一看，就莞爾一笑地回了我，「我知道你看到了什

麼！」因為我們看到了一隻白鷺鷥，停在非常高的樹頂，一副伸出長頸傲視天下捨我其誰的氣派，讓我們想起了令人難忘的亦師亦友的黃崑巖教授。（見照片 1, 2）

我與成大醫學院創院院長黃崑巖教授（以下簡稱 KY）共事多年。我在 1998 年返國，從 2000 年他主導「台灣醫學院評鑑委員會」（TMAC）的成立，我有幸受邀擔任第一屆委員以及後來他接受教育部曾志朗部長的聘請擔任醫教會常委時，我也在他的推薦下擔任了醫教會執行秘書。這長時間的共事，使他由敬畏有加的學長慢慢變為所不談的摯友，讓我學習到許多不只是醫學教育有關的經驗知識，還有人生哲學與處世態度。

後來他由職場完全退休以後，聽說我在家父 101 高齡過世後，要離開台北市，搬到離和信醫院較近的紅樹林，他問了我們一些問題，就與夫人謝惠美醫師去看了同一社區，想不到他們反而捷足先登，比我們早三個月就搬進同一棟大樓，他們住 10 樓，我們住 20 樓，而繼續延續我們的情緣。

說起來我們也是很有緣，KY 與夫人謝惠美（Amy）醫師是台大醫科同班同學，早我十屆，而內人晚我兩屆，但這兩位女生不只是醫學院的學姊學妹，也都畢業於彰化女中，前後相差 12 屆。而且我們兩對夫婦也都在美國醫學院工作很長一段時間，回台之後我與 KY 又走入醫學教育的路，所以彼此有許多的共同話題。Amy 也真的很能幹，早我們幾個月入住這社區，就能在我們搬入新家時，給了我們許多「新生訓練」的 orientation。有一個她介紹給我們的社區入口，在長途跋涉精疲力盡回到家時，確實是個方便的捷徑，我們到現在還戲稱“Amy’s Way”。他們離台之前留給我們的洗衣機，到現在還是老當益壯。

記得 KY 退休以後，就不太常出現於公共場所，但我一直勸他多參加醫學教育的活動，因為大家都十分懷念他的風采與充滿睿智的話語。有一天 Amy 告訴我，KY 很久以前已經答應了與成大學生代表一起上台對談，這向來是 KY 最擅長的隨興對談，也是讓學生印象深刻的教學機會。但 Amy 坦誠地對我說，KY 不想讓學生失望，但他感到非常緊張不適，經過我與他長談之後，Amy 提出一個折衷辦

法，邀我陪他一起上台，這樣一方面他會覺得比較心安，同時有必要時，我可以化解他的尷尬。我真的不知道我能扮演怎樣的角色，但他們夫婦的誠摯邀請使我不忍回絕。於是我做了一個不請自來的來賓上台，只要有短暫的沈默，我即時插入幾句話，KY 就很自然地接下去。當晚 Amy 非常感激我的陪同上台，而 KY 也因為在台上見證了自己還有這麼多的「潛力」而釋懷。但這次的經驗之後，他也很明確地告訴我，「我再也不會感到那種昔日上台談話的興奮、快樂。請你再也不要叫我上台致詞。」我永遠不會忘記他告訴我這決定時的表情以及他的交代。想不到這種近距離地陪伴這位令我非常心儀的學長如何優雅地漫步（也是慢步）人生，也幫忙了我迎接老年的心理準備。

寫到這裡，我不覺回憶起第一次見到 KY 的機緣。這應該是三十多年前我有次由美返台省親，首次訪問我出國之後才成立的成大醫學院，而有機會拜會了這位久仰大名的成大醫學院創院院長。老友成大神經內科賴明亮教授告訴我黃院長寫得一手很棒的書法，常應訪客的要求而揮毫，如果我有自己喜歡的詞句，也可以請他幫我寫幾個字，裱褙加框做紀念。當天



的會面深感獲益良多，告別時黃院長主動問我有沒有自己喜歡的字句，他可以幫我寫字。我就有備而來地，交給他我當時的「座右銘」，「知足常樂，但求心安理得；悠然自得，惟有我是主人」。他看了之後莞爾一笑，就收到他的抽屜裡。但貴人多事健忘，我一直沒收到這墨寶。

想不到事隔多年，有一天 Amy 告訴我，KY 念念不忘他欠了一些答應朋友的書法，現在正努力「還債」，我下樓一看，他老人家穿著短褲背心，汗流浹背地揮毫題字。他說他一直沒忘我曾經提醒他欠債未還，他要我給他當年我要他寫的字。我一時記不起當時寫的是哪些字，他笑我，你不是說那是你的「座右銘」嗎？我笑說，我的「座右銘」是與時俱進，也希望他不要放在心上。他很感傷地說，好久沒有寫字，這才發現體力、書法大不如前。

他說那麼他就寫幾句他自己最喜歡的字送我。寫到這裡，我不覺又深情地看了掛在我書房的匾額，KY 手寫的「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不覺熱淚盈眶不能自己。每當我碰到事情進行不順利時，我就會看著這兩句 KY 的智者之言，而得到啟示。

後來 KY 因為身體日衰，決定搬回美國，讓子女放心。記得在他們離台的前夕，我們兩對夫妻加上一位成大醫學系第一屆畢業生與 KY 非常親近的謝醫師一起在他們家聚餐。我們由紅樹林捷運站附近的餐廳帶來一些飯菜，大家談了不少話，也深深感到他們真的需要幫忙，回到美國有兒女就近招呼也較令人放心。

想不到 KY 回美之後第一通給我的電話竟是關心教育部醫教會常委將由誰接任。當我告訴他部長幾天前才發佈由我接任常委，他非常高興地說「深慶得人」。幾個星期後，接到他的親筆信就是龍飛鳳舞的這四個字，內心感到無比的溫馨。幾年以後，KY 在腦力衰竭下於 2012 年離開人間，而沒有幾年 Amy 也因癌症過世。

最近有位我非常欣賞的年輕醫師想申請到成大進修老人醫學，邀我幫他寫推薦函，使我又想起了 KY 晚年身體不適時，

曾經非常感慨地說，「我發現台灣太多專家，但他們都是只能看我某一個『器官』的病，但我這老人需要的是個知道怎麼幫忙我這個老人的『身體』的醫師。」崑巖兄天上如有知，應該會感到非常欣慰，因為成大醫院終於在韓良誠學長的催生，以及年輕一代的老人醫學科專家的努力下，發展出兵多將廣，令人引以為傲的「老人醫學部」了。

記得當 KY 還身心健康時，曾有一次與我談到，台灣有這麼多的老人都在身心健康的情形下完全退休，而這些人事實上還可以替社會做很多的貢獻，實在非常可惜。他說他常常自問，「我還能做什麼對這社會有貢獻的事？」記得有一次他問我，「對我們這種再也不能勝任教學、研究或行政工作的老教授，我們能不能找到個吸引人的口號，來讓這些老人動起來？」，我當時不知怎地，突然迸出一句非常白目的回答「廢物回收」，黃教授臉色大變，我這才覺得非常失態，及時改口「資源回收」。這也才領悟到自己當時只想以「幽默的自我解嘲」來面對我們都無法避免的「老」，但卻暴露了自己對年紀敏感的長者缺乏「同理心」及「敏感度」。我永遠不會忘記 KY 當時的臉色，以及自

己的羞愧後悔，而今我已經活到比 KY 更高的年紀，我相信我一定不能容忍這種「沒有教養的幽默」。

隨著自己年紀的逐年增長，更能體會 KY 的用心。我深信，台灣社會如果能有更多有心人，營造更多讓健康的老人有機會貢獻所長的環境，在體力、心力可以勝任的條件下，老人都能定期參加志工活動，貢獻所長，同時由此找到人生的樂趣與自我的價值，而不讓自己的後半段人生留白。如果台灣老人都能撥出時間，響應「有一份光，發一份光」的呼籲，台灣的老人可以活得更有意義、更有尊嚴、更加快樂、也更受人尊敬。

想不到從去年八月拍了這張「我看到了 KY」的照片，我在寫給林志勝醫師的 email 裡就「預告」了這篇文章。但居然拖到今天，收到林醫師給我「遲來的回信」，才使我驚覺這已經在我的潛意識裡醞釀了這麼久的「懷念」，也該將之文字化了。同時也想拜託林醫師與謝式洲主任幫我問問是否可以在「成大醫訊」刊登，讓我與成大師生分享我對你們成大醫學院創院院長黃崑巖教授的追思。KY 實在是一位令人難忘的君子…。(2023.8.6)